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爲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奔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

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爲客將

五代史王峻字秀峯相州

安陽人也父豐本郡樂營使峻幼慧黠善歌梁貞明初

張筠鎮相州憐峻敏惠遂畜之及莊宗入魏州筠棄鎮

南渡以峻自隨時租庸使趙巖訪筠於其第筠召峻聲

歌以侑酒巖悅筠因以贈之頗得親愛梁亡趙氏族滅

峻流落無依寄食於符離陳氏之家久之彌窘乃事三

司使張延朗所給甚薄清泰末延朗誅漢祖盡得延朗

之資產僕從而峻在籍

中從歷數鎮常爲典客

高祖卽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

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

鎮天雄軍峻爲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宏肇等又遣

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

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

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隱公贊于徐州

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贊而殺信五代史漢祖踐阼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於襄陵為監軍入為內客省使及趙思綰作亂於永興漢隱帝命郭從義討之以峻為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火未幾改宣徽北院使賊平加檢校太傅轉南院使太祖鎮鄴兼北面兵馬峻為監軍留駐鄴城隱帝蕭牆變起峻亦為羣小所構舉家見害從太祖赴闕綢繆帷幄贊成大事峻居首焉京師平定受漢太后令充樞密使太祖北征至澶州為諸軍擁迫峻與王殷在京聞變乃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往許州以防他變二州安然亦峻之謀也五代史纂誤今按漢家人傳云信自殺與信傳不同疑家人傳誤也案通鑑從王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

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  
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  
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  
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  
新卽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充州  
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  
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  
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

五代史  
闕文廣

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王峻率師赴援峻頓  
兵于陝周祖親征遣使諭之峻見使受宣訖謂使曰與  
某馳還附奏陛下言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  
銳不可與力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

下新卽位不宜輕舉今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使還具奏周祖自以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手提其耳曰幾敗吾事

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卽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旻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爲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于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

五代史太祖踐阼加平章事尋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

史時朝廷初建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無不爲每侍太祖商榷軍事未嘗不移時而退甚有裨益然爲性輕躁舉措率易以天下之事爲己任每有啟請多自任情太祖從而順之則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則應聲而慍不遜之語隨事輒發太祖素知其爲人且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太祖雖登大位時以兄呼之有時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益自負焉廣順元年冬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爲行營都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超爲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許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於官隨行將吏得自選擇將發之前召宴於滋德殿太祖出女樂以寵之奉辭之日恩賜優厚不拘常制及發太祖幸西莊親臨宴餞別賜御馬玉帶執手而別峻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可及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會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車駕不行幸時已降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旣過終郡距平陽一舍賊軍熾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利峻猶豫久之翼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峻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唯類矣峻亦深耻無功因計度增修平陽故城而迴時永興軍節度使李洪

信漢室之密戚也自太祖踐阼恒有憂沮之意而本城軍不滿千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爲辭抽起數百人及劉崇北遁又遣禁兵千餘人屯於京兆洪信懼遂請入朝峻軍迴太祖厚加優賜時慕容彥超叛於兗州已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將兵討賊累言于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爲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之日峻督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得色

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偏裨太祖初卽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卽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爲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



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卽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僂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

事極其華侈

清異錄周初樞密王峻會朝臣子亦預吏引坐覽驥亭深不喻其名呼吏問之曰太

尉暇日悉閱廐馬于此爲娛玩焉

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

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合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

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

太祖曰俟假開當爲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五代史從

駕還京未幾貢表乞解樞機即時退歸私第峻貪權利

多機數好施小惠喜人附己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

潛龍將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

要職峻將心忌之至是求退蓋偵太祖之意也未陳請之

前多發外諸侯書以求保證句浹之內諸道馳騎進納

峻書聞者驚駭其事峻連貢三章中使宣諭無虛日太

祖嚴駕將幸其第峻聞之即馳馬入見太祖慰勞久之

復令視事峻又於本院之東別建公署廊廡聽事高廣

華侈及土木之功畢請太祖臨幸恩賜甚厚其後內園

新起小殿峻視之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於此太祖曰樞

密院舍宇不少公更自興造何也峻慙默而退時峻以

前事趙巖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

巖以詔佞事君破壞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

欲必貽物議乃止巖姪崇勳居於陳郡峻爲求官田宅

以賜之太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木功峻受

詔檢校既而世宗自澶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

果聞其赴闕卽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遷求兼領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是歲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詣峻峻言及一童子上交不達其旨勝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貢院申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行過臨事不欲改移况未敕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詬責上交聲聞於外少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翼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於法太祖領之而已又奏請以顏衍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太祖曰進退宰輔未可倉卒待徐思之峻論列其事奏對不遜太祖未食日將亭午爭之不已太祖曰節假之內未欲便行已俟開假卽依所奏峻退至中書是月吏部選人過門下峻當其事頗疑選部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公其擬官選人落下者三十餘人

皆入卽幽峻于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卽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

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歷讀之史官以禁中  
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  
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  
送史館自此始五代史次日寒食時節臣寮各歸私第  
午時宣召宰臣樞密使及入幽峻於別  
所太祖見馮道已下泣曰峻凌朕頗甚無禮太過擬欲  
盡去左右臣寮翦朕羽翼朕兒在外專意阻隔暫令到  
闕卽懷怨望豈有旣總樞機又兼宰相堅求重鎮尋亦  
授之任其襟懷尚未厭足如此無君誰能甘忍卽召翰  
林學士徐台符等草制其日退朝宣制貶授商州司馬  
差供奉官蔣光遠援送赴商州未幾死於貶所時廣順  
三年三月也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  
授前一夕其旄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  
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陛忽然隱起如堆又  
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寤心惡之以是尤加狂躁峻  
才踈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旣國權在手而射利者  
曲爲指畫乃啗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己無禮

於君欲求無  
罪其可得乎

王殷大名人也少爲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

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

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

五代史王殷瀛州人曾祖昌裔本州別駕祖光

滄州教練使因家焉唐末幽滄大亂殷父咸珪避地南遷因投於魏軍殷自言生于魏州之開元寺旣長從軍漸爲偏將唐同光末爲華州馬步軍副使因家于華下天成中移授靈武都指揮使久之代還清泰中張令昭據鄴叛殷從范延光討之首昌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祁州刺史尋改原州

殷事母以孝聞

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爲刺史

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卽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

亡服喪晉高祖詔殷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

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

五代史殷性謙謹好禮事母以孝聞每與

人結交遠從皆先稟於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旅交遊不雜及爲刺史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殷於庭詰責而杖之晉天福中丁母艱尋有詔起復授憲州刺史殷上章辭曰臣爲末將出處無損益於國家臣本燕人值鄉國離亂少罹偏罰因母鞠養訓導方得成人不忍遽釋苴麻遠離廬墓伏願許臣終母喪紀晉高祖嘉而許之晉少帝嗣位會殷服闋召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典禁軍累遷奉國右廂指揮使

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

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

五代史漢祖受命從討杜

重威於鄴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於首久之出折鏃於口中以是漢祖嘉之乾祐末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州節度使

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宏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

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宏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

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

五代史會契丹寇邊遣殷領兵屯澶

州及李業等作亂漢隱帝密詔澶帥李洪義遣圖殷洪

義懼不克反以變告殷殷與洪義同遣人至鄭請太祖

赴內難殷從平京師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祖卽位

授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典軍如故殷赴鎮以待

衛司局從凡河北征鎮有戎兵處咸稟殷節制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

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蓄豈少耶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

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

五代史又於民間多方聚斂太祖聞而惡之因使宣諭曰

朕離郭時帑庫所儲不少卿與國家同體隨要取給何患無財三年夏太祖征充還殷迎謁于路宴賜而去及

王峻得罪太祖遣其子飛龍使承誨往謁令口諭峻之

過惡以慰其心三年秋以永壽節上表請覲太祖雖允

其請且慮殷之不誠尋遣使止之何福進在鎮州素惡殷之太橫福進入朝撫其陰事以奏之太祖遂疑之

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

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臥疾

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卽命執之削

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五代

史是年冬以郊禋有日殷自鎮入覲太祖令依舊內外巡警殷出入部從不下數百人又以儀形魁偉觀者無不聳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禮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

警請量給甲仗以備非常太祖難之時中外以太祖嬰



疾步履稍難多不視朝俯通郊廨殷有震主之勢頗憂之太祖乃力疾坐於滋德殿殷入起居卽命執之尋降制流竄及出都城遠殺之衆情乃安是歲春末鄴城寺鐘懸絕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觀也都人餞於離亭上馬失鐙翻墮于地人訝其不祥果及於禍太祖尋令瀘帥鄭仁誨赴鄴殷次子爲衙內指揮使不候謁仁誨誅之遷其家屬於登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

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爲効節軍使遷

長劔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

五代史劉詞字好謙元城人梁貞明

中事故鄴帥楊師厚以勇悍聞唐莊宗入魏亦列於麾下兩河之戰無不預焉同光初爲効節軍使轉劔直指揮使尋以忤於權臣出爲汝州小校凡留滯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

充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

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

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

進為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五代史纂

從賓以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反是年為丁酉楊光遠

以出帝天福八年十二月反是年為癸卯去丁酉七年

矣馬全節以高祖天福五年破安州是年為庚子杜重

威以高祖天福七年正月破鎮州是年為壬寅安從進

以高祖天福六年十月反是年為辛丑至出帝天福七

年八月死是年為壬寅以是推攷年月前後無復倫次

其差誤多矣徙房州歲餘為政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

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

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五代

史清泰初詔諸道選驍果以實禁衛縣是得入典禁軍晉初

從侯益收汜水關佐楊光遠平鄴都累遷奉國第一軍

都虞候後從馬全節伐安陸敗淮賊萬餘衆晉祖嘉之授奉國都校累加檢校司空又從杜重威敗安重榮於京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伍以功加檢校司徒泌州刺史時王師方討襄陽尋命詞兼行營都虞候襄陽平還本州團練使在郡歲餘臨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臥人或問之詞曰我以勇敢而登貴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信其溫飽則筋力有怠將來何以報國也

漢高祖時復爲奉國右廂

都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爲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五代史及漢有天下復爲奉國右廂都校遙領閬州防禦使從太祖平鄴加檢校太保乾祐初李守貞叛於河中太祖征之朝廷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遙領寧江軍節度使充行營馬步都虞候命分屯於河西二年正月守貞遣敢死之士數千夜入其營皆怖懼不知所爲唯詞神氣自若今於軍中曰此小

盜耳不足驚也遂免宵櫓戈叱短兵以擊之賊衆大敗而退自是守貞喪膽不復有奔突之意河中平太祖嘉之表其功爲華州節度使歲餘移鎮邢臺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三年秋改鎮河陽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爲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侍中謚忠惠

五代史顯德初世宗親征劉崇詞奉命領所部兵隨駕行及高

平南遇樊愛能等自北退迥且言官軍已敗止詞不行詞不聽疾驅而北世宗聞而嘉之尋命爲隨駕都部署又授河東道行營副部署其年夏車駕還京授永興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行京兆尹二年冬以疾卒于鎮年六十有五贈中書令謚曰忠惠詞發身軍校亟歷戎事常以忠勇自負伯領藩鎮能靖恭爲治無苛政以撓民謚以忠惠議者韙之子延欽仕皇朝爲控鶴廂使

五代會要忠惠贈中書令劉詞謚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及知祥  
僭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  
景以環爲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卽位明年遣王景向訓  
攻秦鳳州數爲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  
天下以爲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返吾  
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景遣兵五千出堂  
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  
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  
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  
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皆潰初景遣其秦州節度

使高處儔以兵援環

五代史纂誤今按本史世家止有高彥儔無處儔王環傳數處皆誤

也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儔判官趙玘閉城不內

處儔遂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  
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  
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  
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  
將軍是時周師已征淮卽以環佐侯章爲攻取賊城水  
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  
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于京城之西爲戰  
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

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  
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  
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縝邊鎬等皆被擒世  
宗悉以爲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  
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五代史王環本真定人唐天成初孟

知祥鎮西川環往事之及知祥建號環典軍衛孟昶嗣  
位環兼領左右衛顯德二年秋王師西伐時環爲鳳州  
節度使初偏師傳其城下爲環所敗裨將胡立爲環所  
擒是冬王師大集急攻其城蜀之援兵相次敗走環聞  
之守備愈堅王師攻擊數月方克城陷環就擒及到闕  
世宗以忠於所事釋其罪授右驍衛大將軍四年冬世  
宗南征環隨駕至泗州遇疾而卒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爲阮雲中人

也其父嗣倫爲麟州刺史從阮爲人溫恭長者居父喪

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爲牙將後以爲府州刺史五代

史折從阮字可久本名從遠避漢高祖舊名下一字故改焉代家雲中父嗣倫爲麟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從阮性溫厚弱冠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初有河朔之地以代北諸部屢爲邊患起從阮爲河東牙將領府州副使同光中授府州刺史長興初入朝明宗以從阮洞習邊事加檢校工部尚書復授府州刺史晉高祖起義以契丹有接立之恩賂以雲中河西之地從阮由是以郡北屬既而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人心大援從阮因保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險拒之

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

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五代史

嗣位北絕邊好乃遣使持詔諭從阮令出師明年春從阮率兵深入邊界連拔十餘砦開運初加檢校太保遷



本州團練使其年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 漢高祖

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爲節度使明年以其族

朝京師徙鎮武勝卽拜從阮子德晟爲府州團練使周

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鎮顯德二年罷

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漢祖建號晉陽引兵南下從阮率衆歸

之尋升府爲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并汾河五鎮以隸焉授從阮光祿大夫檢校太尉永安軍節度府勝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仍賜功臣名號乾祐元年加特進檢校

太師明年春從阮舉族入覲朝廷命其子德晟爲府州

團練使授從阮武勝軍節度使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

尋移鎮滑州又改陝州二年冬授靜難軍節度使世宗

卽位就加兼侍中以年老上章請代優詔許之顯德二

年冬赴闕行次西京以疾卒時年六十四制贈中書令

又梁漢駟太原人也少事後唐武皇初爲軍中小校

善騎射勇於格戰莊宗之破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

對壘於德勝皆預其戰累功至龍武指揮使檢校司空  
梁平授檢校司徒濮州刺史同光三年魏王繼岌統軍  
伐蜀以漢顯為魏王中軍馬步都虞候天成初授許州  
兵馬留後檢校太保尋為邠州觀察處置等使在鎮二  
傅充威勝軍節度唐鄧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在鎮二年  
移鎮許州長興四年夏以眼疾授太子少師致仕高祖  
素與漢顯有舊及卽位之初漢顯進謁再希任使除左  
威衛上將軍天福七年冬以疾卒於洛陽年七十餘贈  
太子太保又張萬進突厥南鄙人也祖拽斤父臘萬  
進白哲美髯少而無賴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  
戰奮不顧命嘗與梁軍對陣持銳首短刃躍馬獨進及  
兵刃既剋則易以大鎚左右奮擊出沒進退無敢當者  
唐莊宗明宗素憐其雄勇復獎其戰功故累典大郡天  
成長興中歷威勝保大兩鎮節制高祖有天下命為彰  
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羣下洎至涇原日因恣彌  
甚每日常於公庭列大鼎烹肥羣下洎至涇原日因恣  
流淚不能大嚼俟其他顧則致袂中又命巨觥行酒訴  
則辱之乃有持杯偽飲塞領裒而納之者既沉湎無節  
唯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  
補一豪民為捕賊將領兵數百人入新平郡境邠帥以

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詔副使萬庭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將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庭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籃輿祕屍而出卽馳騎而奏之詔命旣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狼戾謂長子彥球曰萬庭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戮之奚爲生也庭圭聞之不敢往弔萬進假殯於精舍之下至轡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爲不善者衆必棄之信矣夫又張朗徐州蕭縣人父楚贈工部尚書朗年十八善射膂力過人鄉里敬憚之梁祖聞其名就補蕭縣鎮使充吾縣都遊奕使時朗年纔二十三歲餘補宣武軍內衙都將歷洺州步軍曹州開武汴州十內衙鄆州都指揮使梁末從招討使段凝襲衛州下之遂授衛州刺史事梁僅止三年凡有征討無不預之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伐蜀爲先鋒橋道使明宗朝歷興忠登三州刺史清泰初以契丹犯邊補西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從高祖屯軍於代北俄兼代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高祖建義於太原遣使以書諭之朗曰爲人臣而有二心可乎乃斬其使洎高祖入洛領全師朝覲授貝州防禦使在任

數載天福五年除左羽林統軍六年授光祿大夫檢校  
太傅慶州刺史在官二年卒年七十四又李德珣應  
州金城人祖晟父宗元皆爲邊將德珣少善騎射事後  
唐武皇爲偏校及從莊宗戰潞州柏鄉德勝渡繼有軍  
功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遙食郡俸天成中檢校司空  
領蔚州刺史長興元年授雄武軍節度秦成階觀察處  
置等使加檢校司徒二年六月移鎮定州充北面副招  
討使高祖卽位改鎮涇原及受代歸闕會高祖幸鄴授  
東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少帝嗣位移鎮廣晉尹加檢校太  
師開運中再領涇州以病卒于鎮德珣幼與明宗俱事  
武皇故後之諸將多兄事之時謂之李七哥所治之地  
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家無濫積亦武將之廉者  
又孫彥韜字德光汴州浚儀人也少以勇力應募從軍  
梁祖之兼領四鎮擢彥韜於行間歷諸軍偏校及唐莊  
宗與梁軍對壘於河上彥韜知梁運將季乃間行渡河  
北歸莊宗莊宗嘉而納之授親從右廂指揮使及莊宗  
平梁出爲晉州長步都校加檢校兵部尚書天成初遷  
綿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至郡踰年以考課見稱就  
加檢校司空長興清泰中歷密沂濮三州刺史累官至  
檢校太保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高祖卽位復授密州

刺史尋卒於任年六十四彥韜出於軍旅植性和厚理  
綿州日甚著綏懷之譽故有賞典旌焉在濮陽屬清泰  
末羣寇入郡郡人大擾彥韜率帳下百人一呼破之人  
皆感之但不能守廉養正以終令譽長與中罷密州赴  
關苞苴甚厚起甲第於洛陽踰月而成華堂廣廡亞王  
公之家見者嗤之故淹翔五郡位不及廉察抑有由也  
又梁漢璋字國寶應州人也少以勇力事唐明宗歷  
突騎奉德指揮使高祖卽位之二年遙領欽州刺史三  
年加檢校司空改護聖都指揮使七年遷檢校司徒遙  
領閬州團練使八年授陳州防禦使從少帝瀘州還改  
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旋除永  
清軍兵馬留後俄正授節制是歲詔領千騎戍冀州尋  
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馬軍都排陣使遣收  
淤口關契丹騎五千相遇於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  
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歿於陣卽是歲十一月也時年  
四十九漢璋熟於戎馬累有軍功及爲藩郡所至好聚  
歛無善政可紀及鎮甘陵甚有平契丹之志但以所領  
偏師驟逢勍敵故有是劒焉是月其子海榮進漢璋所  
乘鞭馬及器仗帝傷之乃贈太尉漢璋有弟漢瑋亦以  
善用槊有名於時天成中爲魏府効節軍使攻定州王

都漢瑒督所部一軍首入其城獲王都及蕃將托諾名  
馬數駟時范延光鎮常山欲其駿者漢瑒不諾後漢瑒  
中兵趙郡因事奏而殺之時人冤之又武漢球澤州  
人也少拳勇潞帥李嗣昭倚爲親信事唐莊宗明宗繼  
爲禁軍裨校清泰中會晉高祖引契丹爲援與朝廷隔  
絕遂歸晉祖天福初授趙州刺史入爲奉國軍都指揮  
使出刺曹州開運初遷耀州團練使高祖至東京授洛  
州刺史漢球以目疾年高辭郡帝曰廣平小郡卿臥理  
有餘卒無以疾辭至郡未朞復以目疾請代而免乾祐二  
年秋卒於京師漢球雖出自行伍然長於撫理常以培  
歛爲戒民懷其惠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有管迥者漢球  
守郡日辟爲判官及漢球卒于汴迥在洛州未之知一  
日忽謂所親曰太保遣人召我遂沐浴新衣冠無疾瞑  
目而終家人不知其故後數日方聞漢球卒又李殷  
薊州人也自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朝以偏校遞遷歷  
官至檢校司徒累爲郡守性沈厚所蒞無苛暴之名晉  
少帝禦契丹於瀋淵殷典禁旅駕還授鄜州留後俄加  
檢校太保開運中授定州節度使將行啟少帝曰臣之  
此行破敵必矣衆皆壯其言及至郡威畧無聞敵再至  
首納降款後隨契丹至常山其將嘉哩遣殷與契丹首

領楊安同拒我師於洛水俄而安退殷以橐裝馳馬遺  
 安安既北走殷匿於邱墓獲免馳以歸我高祖嘉其首  
 赴朝闕及魏州平以甘陵乏帥乃命殷為貝州節度使  
 加檢校太傅乾祐初卒於鎮詔贈太師又宋彥筠雍  
 邱人也初隸滑州軍梁氏與莊宗夾河之戰彥筠時為  
 戰棹都指揮使以勞遷開封府牙校莊宗有天下擢領  
 禁軍伐蜀之役率所部從康延孝為前鋒蜀平歷維渝  
 二州刺史明宗在位連典數郡晉初自汝州防禦使討  
 安從進於襄陽以功拜鄧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  
 未幾歷晉陝二鎮晉少帝嗣位再領鄧州尋移鎮河中  
 漢初授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四年冬卒于西京之私第輟  
 復為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四年冬卒于西京之私第輟  
 視朝一日詔贈侍中初彥筠入成都據一甲第第中資  
 貨鉅萬妓女數十輩盡為其所有一旦與其主母微忿  
 遽擊殺之自後常有所睹彥筠心不自安乃修浮屠法  
 以禳之固而溺志於釋氏其後每歲至金仙入涅槃之  
 常衣斬綾號慟於其像前其佞佛也如是家有侍婢數  
 十人皆令削髮披緇以侍左右大為當時所誚又性好  
 貨殖能圖什一之利良田甲第相望於郡國將終以伊  
 洛之間田莊十數區上進並籍於官焉又白延遇字

希望太原人也幼畜于晉之公官年十三從晉祖伐蜀以趨梓見稱晉有天下歷典禁軍累遷至檢校司空天福中晉祖在鄴安重榮叛於鎮州帥衆數萬詣闕而來晉祖命杜重威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預其行乃泣告晉祖願以身先許之及陣于宗城延遇率其屬先犯之斬級數十戰旣酣而劔亦折諸將由是推伏晉祖聞之卽命中使以寶劔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檢校司徒充馬軍左廂都校後出爲汾州刺史遷復州防禦使國初加檢校太保尋受代歸闕屬太祖親征充海以延遇爲先鋒都校充州平授齊州防禦使歲餘改充州防禦使在完二年爲政有聞人甚安之州民數百詣闕乞立德政碑以頌其美顯德二年冬世宗命宰臣李穀爲淮南道軍都部署乃詔延遇爲先鋒都校三年春帥其所部與韓令坤先入揚州軍聲甚振尋命以別部屯於盛唐前後敗淮賊萬餘衆四年夏世宗迴自壽春制以延遇爲同州節度使未赴任復命帥衆南征是年冬以疾卒於濠州城下詔贈太尉又李彥穎字德循太原人也本以商賈爲業太祖鎮鄴寘之左右及卽位歷綾錦副使權易使世宗嗣位以彥穎有舊超授內客省使未幾知相州軍府事尋改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殖



貨爲意窺圖腴利侵漁蕃漢部人羣情大擾會世宗南  
征蕃部結聚圍迫州城彥頹閉壁自守求援於隣道賴  
救兵至乃解世宗不悅徵赴京師然猶委曲庇護竟不  
之責尋爲西京水南巡檢使居無何命權知泗州軍州  
事改滄州兩使留後彥頹到任處置乖方大爲物情所  
鄙顯德六年秋受代歸闕遇疾而卒時年五十二又  
李暉字順光瀛州東城人弱冠應募于龍驤軍漢祖領  
河東暉請從因得署爲河東牙將漢有天下授檢校司  
徒大內皇城使未幾遷宣徽南院使乾祐初拜河陽節  
度使檢校太傅太祖登極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滄州顯  
德元年就加兼侍中二年秋以世宗誕慶節來朝改邠  
州節度使五年移鎮鳳翔歲餘卒於鎮優詔贈中書令  
暉之儀貌不及於常人而位極將相年登耳順袁許之  
術夫何恃哉然性貪鄙而好小惠以邀虛譽故在河陽  
及滄州日民皆請闕請立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  
也多力以殺人暴掠爲事吏不能禁安重榮鎮常山招聚  
叛亡鳳乃應募旣而犯法當死卽破械踰獄遁而獲免  
天福中趙延壽爲契丹鄉導歲侵深冀鳳往依焉契丹  
主素聞其桀黠署爲羽林軍使累遷羽林都指揮使常

令將兵在邊貝冀之民日罹其患晉末契丹入洛鳳從  
至東京授宿州防禦使漢祖卽位受代歸闕尋授河陽  
行軍司馬乾祐初入爲龍武將軍丁父憂起復授右千  
牛衛大將軍漢末都城變起兵集之夜無不剽之室唯  
鳳里閭兵不敢犯人皆服其膽勇廣順初用爲宋毫宿  
三州巡檢使鳳出於伏莽尤知盜之隱伏乃誘致盜魁  
於麾下厚待之每桴鼓之發無不擒捕衆以爲能然平  
民因捕盜而破家者多矣鳳善事人或使臣經由靡不  
傾財厚奉故得延譽而掩其醜迹太祖聞其幹事用爲  
單州刺史旣剛忿不仁得位逾熾刑獄之間尤爲不道  
嘗抑奪人之妻女又以進奉南郊爲名率歛部民財貨  
爲人所訟廣順三年十二月詔削奪鳳在身官爵尋令  
死賜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卽位以其所養爲長直軍以守殷爲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爲忠

五代史朱守殷小字會兒莊宗就學以所養之役給事左右及莊宗卽位爲長直軍使雖列戎

行不聞戰攻每構人之短長中於莊宗漸以心腹受委

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

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

駑才果誤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

五代史河

上對壘稍遷蕃漢馬步都虞候守殷守德勝寨爲梁將王彥章所攻守殷無備遂陷南寨莊宗聞之曰駑才大誤予事因徹北寨往圍楊劉明宗在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罪之莊宗私於腹心忍而不問同光二

年領振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侍恩驕恣凌侮勲舊與伶人景進相爲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於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

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爲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

五代史同

光二年爲振武節度使不之任仍兼領蕃漢馬步軍京城初定內外警巡恃憑主恩蔑視勲舊與景進互相表裏又強作宿德之態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

言語遲緩自謂沈厚

外以俟駕郭崇謙作亂犯興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

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

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憩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卽馳

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

入洛

五代史及郭從謙犯興教門步軍始亂中使急召騎士守殷按甲不進莊宗獨領宦官所射屢退而

騎軍終不至莊宗旣崩守殷擁衆方在北邙憩於茂林之下追聞凶問乃入內選嬪御及珍寶以歸恣軍士劫掠京都翌日方定率明宗卽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

諸校迎明宗于東郊

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爲征吳或以爲東諸侯有倔彊者將制置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爲洺州

長史

五代史天成初授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侍中移汴州節度使車駕將巡幸外議喧然初以爲平

吳又云制置東諸侯守殷乃生雲夢之疑遂殺都校馬彥超副使宋敬守殷驅市人閉壁以叛明宗途次京水

聞之親統禁軍倍程直抵其壘長圍夾攻絕城甚狹守  
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王師入城索其  
黨盡誅之詔鞭守殷尸梟首懸于都市滿七日傳送洛  
陽儒林公議後唐明宗親討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  
宿將同光末趙在禮鄴中亂從明宗討叛伐及人情變  
革遂與霍彥威同立明宗尋判諸軍事兼河南尹旋除  
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汴之財利遣中  
人筦權之守殷軍用不給累表抗論重誨既而復奪之  
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誨奏其反狀明宗親帥師討之  
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之意爲權臣誣奏登  
城門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冤明宗思其功許以開  
門自新重誨已麾軍登陴勢不可遏城陷誅之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  
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爲子是爲朱友讓  
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爲指揮使

五代史董璋本梁之驍將也幼與高季興孔循俱事豪  
士李七郎爲童僕李初名讓嘗以厚賄奉梁祖梁祖寵



之因畜爲假子賜姓朱名友讓璋旣壯得隸于梁祖帳下後以軍功遷爲列校晉李繼韜以潞

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卽以璋爲刺史梁亡

璋事唐爲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

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

平以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

五代史梁龍德末潞州李

繼韜送款于梁時潞將裴約方領兵戍澤州不徇繼韜之命據城以自固梁末帝遣璋攻陷澤州遂授澤州刺史是歲莊宗入汴璋來朝莊宗素聞其名優以待之尋令却赴舊任歲餘代歸時郭崇韜當國待璋尤厚同光三年夏命爲邠州畱後三年秋正授旄鉞九月大舉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步都虞候時郭崇韜爲招討使凡有軍機皆召璋參決是冬蜀平以璋爲劔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其後二人有異

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而能

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爲然頗優寵之  
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  
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  
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  
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  
欲反狀五代史天成初加檢校太傅二年加同平章事  
是時安重誨當國採人邪謀言孟知祥必不爲  
國家使惟董璋性忠義可特寵任令圖知祥又璋之子  
光業爲宮苑使在朝結託勢援爭言璋之善知祥之惡  
恩寵旣優故璋益恣其暴戾初奉使東川者皆言璋不  
恭於朝廷四年夏時明宗將議郊天遣客省使李仁矩  
賁詔諭兩川又遣安重誨馳書於璋以徵貢奉約以五  
十萬爲數旣而璋訴以地狹民貧許貢十萬而已翌日  
璋于衙署設宴以召仁矩日旣中而不至璋使人偵之  
仁矩方擁倡婦與賓友酣飲于驛亭璋大怒遽傾數百

人執持戈戟驟入驛中令洞開其門仁矩惶駭走入閣中良久引出璋坐立仁矩于階下戟手罵曰當我作魏博都監爾爲通引小將其時去就已有一等威今日我爲藩侯爾銜君命宿張筵席比爲使臣何敢至午不來自共風塵耽酬豈於王事如此不恭祇如西川解斬客省使李嚴謂我不能斬公耶因目肘腋欲令執拽仁矩仁矩涕淚拜告僅而獲免璋乃馳騎入衙竟徹饌而不召泊仁矩復命益言璋不法未幾重誨奏以仁矩爲閬州團練使尋升爲節鎮長興元年夏重誨患之乃稍擇將明宗以郊禋禮畢加璋檢校太尉

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爲兩川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爲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

鑑戒錄虞少卿洮蜀之醫也長興初佐蜀董太尉璋久患渴疾遣押衙李彥求醫孟蜀祖道虞卿而往虞卿旣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微瘥者何

也虞卿對曰君之疾非唯渴漿而似渴土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南面之志虞卿故以此言譏之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爲六淫淫生六疾害於六腑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入腹感心也是以六腑隨焉故心爲離宮腎爲水藏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又遣其將李遙於外女遙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

彥釗扼劍門關爲七砦于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畱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剗肉釘面割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畱京師者皆不誅石敬

唐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  
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  
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  
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  
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  
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  
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  
還過璋璋邀畱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于知祥五代  
史時兩川刺史嘗以兵爲牙軍小郡不下五百人璋已  
疑間及聞除仁矩鎮閬州璋由是謀反乃決仍先與其  
子光業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制屯兵三千是殺我  
必矣爾見樞要道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則吾

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呈樞密承旨李虔徽會朝廷  
再發中使荀咸又將兵赴閬州光業謂虔徽曰咸又未  
至吾父必反吾身不足惜慮勞朝廷徵發請停咸又之  
行吾父必保常日重誨不從咸又未至璋已擅追綿州  
刺史武虔裕囚於衙署虔裕安重誨之心腹也故先囚  
之五月璋傳檄於利閬遂等州責以間諜朝廷尋率其  
兵陷閬州擒節度使李仁矩軍校姚洪等害之先是璋  
欲謀叛先遣使持厚幣于孟知祥求為婚家且言為朝  
廷猜忌將有替移去則喪家住亦致討地狹兵少獨力  
不任願以小兒結婚愛女時知祥亦貳於朝廷因許以  
為援既而知祥出師以圍遂州故璋攻閬州得恣其毒  
焉其年秋詔削奪璋在身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  
瑭為東川行營招討使率師以討之璋之子官苑使光  
業并其族並斬于洛陽及石敬瑭率師進討以糧運不  
接班師明宗方務懷柔乃放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  
將劉澄各歸本道別無詔旨祇云兩務求安時孟知祥  
其骨肉在京師者俱無恙焉因遣使報璋欲連表稱謝  
璋怒曰西川存得弟姪遂欲再通朝廷璋之兒孫已入  
黃泉何謝之有自是璋疑知祥背已始構隙矣三年四  
月璋率所部兵馬萬餘人以襲知祥知祥與諸將率師

拒之戰於漢州之彌牟鎮璋軍大敗得數十騎復奔於東川先是前陵州刺史王暉爲璋所邀寓於東川至是因璋之敗率衆以害之傳其首於西川

范延光字子環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拷掠數百脅以白刃延

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  
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  
尙書五代史范延光字子環鄴郡臨漳人也少隸於郡  
牙唐明宗牧相州收爲親校同光中明宗下鄴州  
梁兵屯楊劉口以扼之先鋒將康延孝潛使人送款於  
明宗明宗欲使人達機事於莊宗方難其選延光請行  
遂以蠟書授之延光旣至奏莊宗曰楊劉渡控扼已定  
未可圖也請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之路莊宗從之復  
遣歸鄴州俄而梁將王彥章攻馬家口所築新壘明宗  
恐城中不備又遣問行告莊宗請益兵中夜至河上爲  
梁兵所獲送夷門下獄拷笞數百威以白刃終不洩其  
事復爲獄吏所護在獄半年不復理問及莊宗將至汴  
城獄吏卽去其桎梏拜謝而出之乃見干路明宗時爲  
側莊宗喜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  
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  
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



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  
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  
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  
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眾守殷死汴州平五代史明宗登極擢爲宣徽使與霍彥威平青州王公儼遷檢校司徒明宗之幸夷門也至滎陽聞宋守殷拒命延光曰若不急攻賊堅矣請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央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鬪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至厚載門盡殲其黨明宗喜之明年

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

趙延壽並爲樞密使五代史纂誤按明宗紀長興元年九月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

爲樞密使是時安重誨尙爲樞密使也十二月安重誨討董璋二年二月辛丑安重誨罷四月甲辰宣徽北院

使趙延壽爲樞密使五月殺安重誨又安重誨傳云重誨因求解職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由此言之則召范延光爲樞密使之時安重誨未死今延光本傳以爲重誨死後乃召爲樞密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使者誤也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五代史明年遷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尋正授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興中以安重誨得罪再入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五代會要四年十月勅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先是上問見管

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驛傳之費市估之直日四五十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銷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乃降是勅冊府元龜長興四年十月帝問見管馬數范延光奏曰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今見西北諸蕃部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郵傳之費市估之價日四五十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坐銷朝廷將不濟馮贇奏曰金商州每年上供絹不過六百匹臣給馬價每日約支五千餘匹臣等思惟無益之甚乞陛下深悟其理帝曰卿等商畧可否以聞延光等議戒緣邊鎮戍蕃部賣馬卽擇其良壯給券具數以聞從之北夢瑣言上問范延光見管馬數對曰見管馬軍三萬五千上撫髯歎曰朕從戊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先皇帝與汴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馬三萬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也老矣馬將奈何延光以馬數多困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力虛耗爲言上亦然之

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

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

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畱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

五代

史既而以秦王從榮不軌恐及其禍屢請外任明宗久之方許遂出鎮常山

而用朱宏昭馮

贊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弑愍帝唐大亂宏昭贊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爲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卽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

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旣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卽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五代史清泰中復召爲樞密使未幾出爲汴州節度使會魏府屯將張令昭逐其帥劉延皓據城以叛唐末帝命延光討而平之遂授鄴都留守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門下有術士張生者自云妙通術數當延光微時言將來必爲將相延光旣貴酷信其言歷數鎮嘗館於上舍延光謂之曰余夢大蛇自臍入腹半而掣去之是何祥也張生日蛇者龍也入腹爲帝主之兆明矣延光自是稍萌僭竊之意及高祖建義於太原唐末帝遣

延光以本部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合勢及延壽兵敗延光促還故心不自安高祖入洛尋封臨清王以寬其反側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琪衙內指揮使後溫琪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琪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橐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誤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五代史祕瓊鎮州平山人也父遇以善射歷本軍偏校累官至慶州刺史瓊亦有勇清泰中董溫琪爲鎮州節度使擢瓊爲衙內指揮倚以心腹及溫琪陷蕃瓊乃害溫琪之家載其屍都以一坎瘞之溫琪在任貪暴積餽巨萬瓊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畱後高祖卽位遣安重榮代之授瓊齊州防禦使時重榮與蕃帥趙思溫同

行部曲甚衆瓊不敢拒命尋橐其奇貨由鄴中以赴任先是鄴帥范延光將謀叛遣牙將范鄴持書構瓊瓊領書不答使者還具達其事延光深忿之又聞瓊過其境密使精騎殺瓊於夏津以滅其口一行金寶侍伎皆爲延光所有由是延光異志益露焉

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



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彊多矣  
如延光已非吾敵况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  
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  
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  
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  
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  
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  
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  
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五代會要  
天福三年  
九月進封鄆州節度使  
范延光爲高平郡王 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老

以太子太師致仕五代史後延光曾殺齊州防禦使秘

高祖甚疑之乃東幸夷門時延光有牙校孫銳者與延

光有鄉曲之舊軍機民政一以委焉故魏博六州之賦

無半錢上供符奏之間有不如意者銳卽對延光毀之

其兇戾也如此初朝廷遣使封延光爲臨清王因會寮

屬延光暴得疾伏枕經旬銳乃密惑羣小召澶州刺史

馮暉等以不臣之謀逼於延光與暉將步騎二萬南抵黎

聽之天福二年夏六月遣銳與暉將步騎二萬南抵黎

陽時銳以女妓十餘輩從之擁蓋操扇必歌吹而後食

將士頗熱覩之解體尋爲王師所敗賊衆退還鄴城高

祖繼遣楊光遠討之延光知事不濟乃殺孫銳以歸其

罪發人齋表待罪且邀姑息高祖不許及經歲受圍城

中饑窘高祖以師老民勞思解其役遣謁者入謂之曰

卿旣危蹙破在旦夕能返掌轉規改節歸我我當以大

藩處之如降而殺之則何以享國明明白日可質是言

因賜鐵券改封高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

平郡移鎮天平

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

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  
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  
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  
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叛  
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爲中國後患延光聞  
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  
延光曰楊光遠畱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  
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  
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  
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

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勲知州事乃遣承勲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薨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琪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

五代史延光謂門人李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言無不踐許以不死則

不死矣因撤守備素服請降及赴汶上踰月入覲尋表請罷免高祖再三答諭方允制以延光爲太子太師致仕居闕下期歲高祖每召賜款宴待之與羣臣無間一日從容上奏願就河陽私邸以便頤養高祖許之延光

携妻子輦奇貨從焉每過郡邑多爲闕吏所紕時楊光遠居守洛下兼領孟懷旣利其財復漸測朝廷密旨遂奏云延光國之奸臣若不羈縻必北走胡南入吳請召令西都居止高祖允之光遠使其子承勲以兵環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明天子在上賜金書許我不死爾之父予何得脅制如此明旦則以白刃驅之令上馬之浮橋排於水中光遠給奏云延光投河自溺而死水運軍使曹千獲其屍郡東繆家灘高祖聞之輟朝二日詔許歸葬于鄴仍贈太師延光初爲近臣及領重鎮禮賢接士動皆由禮故甚獲當時之譽泊鎮常山日以部將梁漢塘獲王都名馬入罪而取之在魏州日以齊州防禦使秘瓊獲董溫琪珠金妓妾及經其境復害而奪之物議由是減之及懼罪以謀叛復忍恥以偷生不能引決遂至強死何非夫之甚也 當延光反時

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邠州人也其母尙在乃遣人之

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爲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五代史李彥珣邢州人也少爲郡之牙吏唐天祐中明宗鎮其地彥珣素無檢節因治於左右明宗卽位以爲通事舍人嘗遣使東川行至其境其僕從爲董璋所收彥珣竄還以失敬故也朝廷攻璋詔授行營步軍都監彥珣素不孝于父母在鄉絕其供饋同列惡其鄙惡旋出爲外任清泰中遷河陽行軍司馬遇張從賓爲亂因朋助之從賓敗奔于魏州范延光旣叛署爲步軍都監委以守陴招討使楊光遠以彥珣見用欲撓延光而誘彥珣乃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令于城下以招之彥珣識其母發矢以斃之見者傷之及隨延光出降授坊州刺史近臣以彥珣之惡逆奏於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後不知其所終焉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

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於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

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衮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萇從簡以延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爲備甚嚴延沼



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于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于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于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爲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潁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爲不可而重榮業已許潁母兄謀共殺潁以

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卽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五代史安重榮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膂力善騎射唐長興中爲振武道巡邊指揮使犯罪下獄時高行周爲帥欲殺之其母赴闕申告樞密使安重誨陰護之奏于明宗有詔釋焉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聞重榮在代北使人誘之重榮乃召邊士得千騎赴焉高祖大喜誓以土地及卽位授成德軍節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度使累加至使相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

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五代史自梁唐已來藩侯郡牧多以

勲授不明治道例爲左右羣小惑亂賣官鬻獄割剝蒸民率有貪猥之名其實賄賂半歸於下惟重榮自能鉤距凡有爭訟多廷辯之至於倉庫耗利百姓科徭悉入於已諸司不敢窺覲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詬詈仗劍逐之重榮疑而問之乃其繼母也因叱出自後射之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快意由此境內以爲強明大得民情

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

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絀中國以尊夷狄困已弊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

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尙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旣僭侈以爲金魚

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并加封爵

太平御覽五代史晉史曰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妻彭城郡夫人劉氏封魯國夫人南陽郡夫人韓氏封陳國夫人重榮立二嫡妻非禮也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

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俱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黠闐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

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泂河党項  
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  
牒旗幟來歸欵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  
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  
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  
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富貴喪身虜塞酷  
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  
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  
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  
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

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

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五代

史劉晞者涿州人也父濟雍累爲本郡諸邑令長晞少

以儒學稱于鄉里嘗爲唐將周德威從事後陷于契丹

契丹以漢職僚之天福中契丹命晞爲燕京留守嘗于

契丹三知貢舉歷官至同平章事兼侍中隨契丹入汴

授洛京留守會河陽軍亂晞走許州又奔東京隨蕭翰北

兵送晞至洛下契丹主死晞自洛復至東京隨蕭翰北

歸遂畱鎮州漢初與滿達勒同奔定州後卒于北蕃

又潘環字楚奇洛陽人也父景厚以環貴授左監門上

將軍致仕環少以負販爲業始事梁邢州節度使閻寶

爲帳中親校及莊宗定魏博移兵攻邢寶遣環問道馳

奏於梁梁末帝用爲左堅銳夾馬都虞候累遷左雄威

指揮使時梁人與莊宗對壘於河上環每預戰先登陷

敵金彪徧體莊宗知其名及平梁命典禁軍同光中從

明宗北禦契丹鄴軍之亂從明宗入洛天成初授隸州

刺史會定州王都反朝廷攻之以環爲行營右廂步軍

都指揮使賊平改易州刺史北面松邊都部署後移刺

慶州受代歸闕明宗召對顧侍臣曰此人勇敢少能備者尋除宿州團練使清泰中移耀州天福中預平范延光授齊州防禦使四年升金州爲節鎮以環爲節度使久之入爲左神武統軍開運初契丹入寇王師北征以環爲北而行營步軍左廂排陣使預破契丹于陽城軍迴授澶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三年罷鎮歸闕俄受詔洛京巡檢其年冬戎王犯關僞署劉晞爲西京留守環乞罷巡警閑居洛陽遇河陽軍亂晞出奔未幾蕃將高牟翰以兵援晞入於洛慮環有變乃害之盡取其家財漢高祖至京贈太尉環歷六部兩鎮所至以聚歛爲務在宿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給言答之牙校因託一尼嘗熟于環者獻白金兩錠尼請環白牙校餉歛脚兩枚求免其責環曰歛本幾脚尼曰三脚環復曰今兩脚能成歛乎尼則以三數致之當時號環爲潘歛脚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敝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于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旛竿龍口仰射之曰吾



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  
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爲大鐵鞭以  
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  
爲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  
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  
之乃亦舉兵五代史重榮起于軍伍暴獲富貴復覩累朝自節鎮遽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強  
馬壯者當爲之寧有種耶又以奏請過當爲權臣所否  
心常憤憤遂畜聚亡命收市戰馬有飛揚跋扈之志嘗  
因暴怒殺部校賈章以謀叛聞章有女一人時欲捨之  
女曰我家三十口繼經兵亂死者二十八口今父就刑  
存此身何爲再三請死亦殺之鎮人由是惡重榮之酷  
而嘉賈女之烈焉天福中朝廷姑息契丹務安邊塞重  
榮每見蕃使必以箕踞慢罵會有美稜數十騎由其境  
內交言不遜因盡殺之契丹主大怒責讓朝廷朝廷隱

忍未卽加罪重榮乃密構吐渾等諸族以爲援助上表  
論之其畧曰臣昨據熟吐渾節度使白承福赫連公德  
等各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地界奔歸王化領準生  
吐渾并渾葵苾兩突厥三部落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  
等各領部族老小并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募化歸奔  
俱至五臺及當府地界已來安泊累據告勞具說被契  
丹殘害平取生口率累羊馬凌害至甚又自今年二月  
後來須令點檢強壯置辦人馬衣甲告報上秋向南行  
營諸蕃部等實恐上天不祐殺敗後隨例不存家族所  
以預先歸順兼隨府族各量點檢強壯人馬約十萬衆  
又準沿河克項及山前山後逸利越利諸部落等首  
領并差人各將契丹所授官告職牒旗號來送納例皆  
號泣告勞稱被契丹凌虐憤惋不已情願點集甲馬會  
合殺戮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與本城將校殺僞節度  
使劉山等已安撫軍城乞歸朝廷臣相次具奏昨奉宣  
頭及累傳聖旨令臣凡有往復契丹更須承奉當候彼  
生頭角不欲自起釁端貴守初終不愆信誓仰認睿旨  
深惟匿瑕其如天道人心至務勝殘去虐須知機不可  
失時不再來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郡不攻伐以  
自歸蓋繫人情盡由天意更念諸陷蕃節度使等本自

勲勞早居富貴役身邊塞遭酷虐以異常企足朝廷冀  
傾輸而不已如聞傳檄盡顛倒戈如臣者雖是愚蒙粗  
知可否不思忌諱罄寫丹衷細具敷陳冀禪萬一其表  
數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稱臣奉表罄中國珍異貢獻契  
丹凌虐漢人竟無厭足又以此意爲書遣諸朝貴及藩  
鎮諸侯高祖憂其變也遂幸鄴都以詔諭之凡有十焉  
其畧曰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念不思難棄君與親吾  
因契丹而興基業爾因吾而致富貴吾不敢忘爾可忘  
耶且前代和親只爲安邊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  
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愈恣縱不悛雖有此  
奏亦密令人與契丹幽州帥劉晞結託蓋重榮有內顧  
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復欲侵吞中國契丹之怒重榮亦  
非本志也時重榮嘗與北來蕃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  
之應弦而落觀者萬眾無不快抃蕃使因輟所乘馬以  
慶之由是名振北方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也又重  
榮素與襄州安重進連結及聞從進將議起兵其奸謀  
乃足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  
決入觀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

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於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飢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草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日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五代史天福六年冬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揚旌向闕聲言

入觀朝廷遣杜重威帥師禦之遇於宗城軍纔成列有賊將趙彥之臨陣卷旗來奔重榮方戰聞彥之背已大

恐退於輜重中王師因而擊之一鼓而潰重榮與十餘騎北走其下部衆屬嚴冬寒冽殺戮及凍死者二萬餘人重榮至鎮取牛馬革旋爲甲使郡人分守夾城以待王師杜重威至有部將自西郭水門引官軍入焉殺守陣百姓萬餘人重威尋害導者自收其功重榮擁吐渾數百匿於牙城重威使人襲而得之斬首以進高祖御樓閱其俘馘宣露布訖遣漆其頭顱函送契丹五代會要會晉天福七年正月鎮州行營招討使杜重威奏日二日收復鎮州傳遊人安重榮首級來獻上御乾明樓仗衛如儀宣露布訖大理寺受俘馘付市徇之百官稱賀命漆其首傳于契丹五代史補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廐中產朱紫白馬黑鴉生五色雞以爲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已遂舉兵反掛揮令取宗嶺路以向闕時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曰鼓得背而穩何不取路貝州若由宗嶺是安及於繫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爲騎將從進初

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于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卽位徙領順化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欵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卽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

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  
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  
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  
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  
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卽赴任高祖亦  
優容之其子宏超爲官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  
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  
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宏超與令謙遊南山酒  
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  
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畱守京師宰相和凝曰

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  
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宜勅十數通授鄭王  
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  
以空名勅授李建崇五代史李建崇潞州人少從軍善  
騎射初事唐武皇爲鐵林都將轉  
突騎飛騎二軍使從莊宗攻常山案巴堅來援莊宗率  
親軍千騎戰于滿城兵少爲契丹所圍時建崇爲親將  
與契丹格鬥自午至申會李嗣昭騎至契丹乃解去同  
光中自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厓襄秦徐雍都指揮使  
建崇性純厚處身任遇不能巧宦以致久滯偏裨明宗  
嘗掌牙兵與建崇共事及卽位甚愍之連授磁沁二郡  
入晉爲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從進構逆率眾  
寇南陽時建崇領步騎千餘屯于葉縣開封尹鄭王遣  
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勳率在京諸軍會建崇軍  
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遇從進軍建崇接戰大敗之以  
功授亳州團練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歷河陽邢州兵  
馬畱後漢初入爲右衛大將軍年逾七十神氣不衰建



崇始自北伐事武皇至是四十餘年前後所掌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唯建崇雖位不及藩屏而康強自適以至期耄太祖卽位授左監門衛上將軍廣順三年春卒贈黔南節度使

郭金海討之

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

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

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宏

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

而斬之

五代會要其年九月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等執逆賊安從進男宏受判官王鼎李光圖等

四十四人來獻上御乾明門受俘

降襄陽爲防禦贈令

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五代史天福六年高祖幸鄴討安重榮少帝以鄭王

畱守京師時和凝請于高祖曰陛下北征臣料安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將奈何凝曰臣聞之兵法

先人者奪人願陛下爲空名宣敕十道授鄭王有急則  
命將往從進聞高祖往北遂反少帝以空名授李建崇  
郭金海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  
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自焚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啞啞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  
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于新州折其  
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  
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  
事明宗時爲媯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五代史楊光遠字阿檀及  
長止名檀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直以偏傍字犯之  
始改名光遠字德明其先沙陀部人也父阿啞啞後改  
名瑊事唐武皇爲隊長光遠事莊宗爲騎將唐天祐中  
莊宗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討劉守光於幽州因令光  
遠隸于德威麾下後與德威拒契丹于新州一軍以深  
入致敗因傷其臂遂廢罷於家莊宗卽位思其戰功命

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戍瓦橋關  
久之明宗朝厯媽瀛易冀四州刺史光遠雖不識字然  
有口辯通於吏理在郡初唐兵破王都于中山得契丹  
有政聲明宗頗重之

大將薊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  
薊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薊刺  
等皆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  
中國事歸之豈吾利耶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  
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

遣薊刺等

五代史長興中契丹有中山之敗生擒其將  
札拉等數十人送於闕下其後契丹旣通和

遣使乞歸之明宗與大臣謀議特放還蕃一日召光遠  
於便殿言其事光遠曰札拉等北土之善戰者彼失之  
如喪手足又在此累年備詰中國若放還非便明宗曰  
蕃人重盟誓旣通歡好必不相負光遠曰臣恐後悔不

及也明宗遂止  
深嘉其亢直

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

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  
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爲太原四  
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  
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邪律德光見  
之靳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  
猶爲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  
惡漢兒耶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甚懼曰  
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  
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

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悵悵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媿爾由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

五代史後自振武節度使移鎮中山累加檢校太傅將兵戍蔚州高祖舉義於太原唐末帝遣光遠與張敬達屯兵于城下俄而昇丹大至爲其所敗圍其寨久之軍中糧盡光遠乃與次將安審琦等殺敬達擁衆歸命從高祖入洛加檢校太尉充宣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是時光遠每對高祖常悵然不樂高祖慮有不足密遣近臣訊之光遠附奏曰臣貴爲將相非有不足但以張生鐵死得其所臣弗如也衷心內愧是以不樂生鐵蓋敬達之小字也高祖聞其言以光遠爲忠純之最者也其實光遠故爲其言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久以邀高祖之重信也

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

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爲選其子承祚尙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于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畱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爲晉疎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勲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千里

五代史明年范延光據鄆城叛高祖命光遠率師討

之將濟河會滑州軍亂時軍衆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自古有折臂天子乎且天子蓋公輩販弄之物晉陽之

降乃勢所窮迫今若爲之直反賊也由是其下惕然無復言者高祖聞之尤加寵重光遠旣圍延光尋授魏博行府節度使兵柄在手以爲高祖懼已稍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高祖亦曲從之復下詔以其子承祚尙長安公主次子承信皆授美官恩渥殊等爲當時之冠桑維翰爲樞密使往往彈射其事光遠心銜之及延光降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爲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光遠由此怨望潛時異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已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犯禁河洛之人恒如備盜尋册拜太尉兼中書令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於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爲子孫之仇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契丹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存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陽行及河橋擯於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後踰歲入覲高祖爲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斂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殊無慙色高祖謂光遠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曾旌賞令各與一郡俾釐任以榮之因命爲

刺史者凡數人時王建立自青州移鎮上黨乃以光遠爲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光遠而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勲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餘騎出滿盈僭侈爲方岳之最下車之後唯以刻剝爲事

帝卽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卽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瀋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



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苻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俱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皇帝誤光遠邪其子承勲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無輕議也承勲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邱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

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  
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勅李守貞便  
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  
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  
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  
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  
使爾家世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  
此遂見殺以病卒聞

五代史少帝嗣位冊拜太師封壽王後因景延廣上言請取光遠麾下

下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何以復取是疑我也遂遣人潛召取子承祚自單州奔歸朝廷  
乃就除淄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因此構契丹述  
少帝違好之短且言大饑之後國家空虛此時一舉可

以平定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牧陷我博陵少帝幸瀘  
淵三月契丹退命李守貞苻彥卿率師東討光遠素無  
兵衆唯嬰城自守守貞以長連城圍之冬十一月承勲  
與弟承信承祚見城中人民相食將盡知事不濟勸光  
遠乞降冀免于赤族光遠不納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  
錢駝馬祭天池皆沈没人言合有天子分且宜待時勿  
輕言降也承勲慮禍在旦夕與諸弟同謀殺節度判官  
邱濤親校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梟其首級遣承祚送  
于守貞因縱火大譟劫其父幽于私第以城納款遣卽  
墨縣令王德柔貢表待罪光遠亦上章自首少帝以頃  
歲太原歸命欲曲全之執政曰豈有逆狀滔天而赦之  
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殺之以病卒聞  
承勲事晉爲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勲至京  
師責其劫父櫛而食之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五代史承  
勲光遠之長子也始名承貫避少帝名改焉以父廕歷  
光漢州刺史光遠兼鎮河陽命制置三城事光遠移鎮  
青州授萊州防禦使在郡亦頗理嘗憤父側之奸黨欲  
殺之每省父父爲匿焉及光遠構繫嬰城以叛承勲赴

之敵退爲王師所圍踰歲糧盡與其弟承祚背父之命  
出降王師朝廷授汝州防禦使尋改鄭州及戎王入汴  
遣騎士自圃田召至責其害父背已使轡漢高祖贈光  
其肉而殺之以其弟承信爲青州節度使

遠尙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

承信使刻石於青州碑石旣立天大雷電擊折之

五代史漢

高祖卽位詔贈尙書令追封齊王仍令立碑未幾其碑石無故自折可知其陰責也阿啞啞初非

姓氏其後改名臧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

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

冊府元龜

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後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爲竄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遠字德明光

遠旣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

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

五代史補楊光遠滅范延光之後朝廷以

其功高授青州節度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數郡既而自負強盛舉兵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貞嘗與光遠有隙乃命李計之李受詔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而懼之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揚言于衆曰楊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也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禿頭天子跛脚皇后耶於然而召夷狄爲天下首禍是人心頓安未幾光遠果降

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五代史纂

誤今按此說不知以召夷狄首禍自何時爲始若以晉安寨光遠降契丹爲首禍則當日乃石敬瑭召之非因光遠又是年歲在丙申至本朝太祖受禪建隆元年庚申歲止二十五年爾自建隆以後契丹自畏威屏迹無復侵軼可以爲中國瘡痍者非五代之末時有陵犯得夏之虞也若以光遠在青州反日召契丹入寇爲首禍則是歲在癸卯至建隆元年止是十八年耳不知定起何時爲三十餘年疑是誤計也其子承祚爲單州刺史澠州刺史今按本紀晉天福八年十一月齊州刺史楊承祚奔青州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澠水燕談錄楊光

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忘其名居圍城中族人在州  
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嘆有畜犬  
徬徨其側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耶  
犬搖尾應之至夜置作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卽由  
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  
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比至城開孫氏問門數十口獨  
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於別墅之南至其  
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